

詩經體註

卷四

于禎讀

詩經註大全

錢塘高朝璣介石定

門人沈世楷崑崙輯 沈存仁子先參
男 景此子瞻商 景陳子錫校

大雅

于全全道。詩之大意不過言周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成王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也。修德之要。不越敬止一言。詩于鑒殷正惕之以法祖也。儀型文王是通詩篇。循諸首章。天字起。未竟天字結。勤懇可哿。婉轉反覆。深得吾君之體。

管章。詩戒成王而追述文王之德。以明周受命之由。曰天下靡常之命。惟德有以致而凝之。王亦知我周所由興乎。惟文王傳世至今。其精爽靈氣。儼然在上。於哉。昭明于天。不可得而掩也。是以周昭目后。穆肇封其邦。已舊而受天命。實維今日。始新天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乃文王則在上。而於昭有周。豈不顯乎。合不適當其時。舊邦豈能生色。乃文王則維新而厲。歷帝命豈不時乎。凡以文王在上之神。一陟一降。日在上帝之左右。理數自有一定。是以蒙其福澤。而子孫長有天下也。

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汲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其命維新。即代商后。至成王時言也。不顯。正是昭不時。正是新時者。景運肇啟。方新而未艾也。此二句語。雖說亦是足上之意。德顯

詩經禮注圖考

詩經卷六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叶鐵 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叶上 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 叶羽 已反。賦也。於歟。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

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

始封于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天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

詩經

卷六

一

則取法爲甚近命時則垂裕爲無窮降左右正是文王與天合德處一升一降無息不與上帝相周旋此是何等昭著正與開端二句緊相呼應此章反覆推原以德受命替歎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三章。夫文王以德受命不獨今日也惟此章言之文王德甚深至故今既沒而令聞之昭著者亦自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惟文王孫子是篤但見我文王孫子本宗則百世爲天子而舊歷數之傳支庶則百世爲諸侯而享封爵之貴又使凡周之庶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而與周匹休焉文王德澤之遠如此

章章節勉勉舍下緝熙敬止意。令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正是文王德顯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根章實求本文又從孫子句衍出重百世意後說到天命靡常如何保得百世只緣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耳。不顯亦就德言勿作祿位之顯着亦世二字重

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章章尾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

侯文王孫子叶獎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賦也聲聲強勉之貌今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

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三章○夫天所以使周土傳世之顯者非爲周土乃所以造周也彼其世之久而彌光猶德不顯乎佐君謀事不敢忘忽皆翼翼然勉敬美哉此衆多之王並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本以維新之王國克生衆多之美士吾知國所托重在人中立而不倚是維我周之植華滿是則清濟然多士與國相爲終始即文王在天之靈不有以默然而安寧也乎

此承上章而嘆其必顯厥猶翼翼即就周土本身而言見其傳世之宜顯也凡建功立業之士既籍文王之德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敎忠以光世者皆其福澤之所流衍也○幹者版築之植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于中爲骨謂之夜叉木橫曰植直曰幹○此草不重得人只周土有功于文王見天錫之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土不分兩体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此反覆言多士爲周植見修德不可無輔有君臣警意下章念尔祖而聖靈臣與此相似

四章○且文王之得天而新命者其道果何由哉要不外於以敬而已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緝熙其敬而紳一不已光明洞達終始無間若此是以太哉天命萃于其躬現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蓋有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上帝既命文王而維臣服于周以歸其德焉蓋命之所集人不能違勢固有必然者也

穆穆二句是文德是際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本于此○穆穆非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叶于王國克生維周之植音濟濟上多士文

王以寧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

其傳世豈不顯乎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上聲傳世之顯也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熙明亦不已之意

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

德容正指其德之不顯雋美處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穆穆深遠闇與天載之無聲無具相合。敬休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而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置臺是也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臨天命耳。億字侯字正相應要見中間非無智能謀勇能抗者而上帝既命億萬一心惟有歸服而已

五章。以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其故何哉良由天命之去留因乎其大本不可為常也故凡殷之士容儀膚美而才能敏疾者皆執祿將之社助祭于我周京師但見厥作裸將猶服殷之常服黼裳而隍冠趨跪左右王之璽臣視殷眾士思彼所以失度今所以得可不念尔祖文王而常保有天下哉

膚以氣度之美言敏以應事之疾言裸灌也謂以圭瓚酌于爵而獻尸只受實不飲灌于地故謂灌宗庙有裸天地大神不裸。黼纁于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祭服不止一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聖殷之祭冠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如冕。僖梳倬名出于懋懋也所以自陳飾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倬冠則商之制也。常服黼倬見服猶昔日之服而祭非昔日之祭點醒塵常觸自警心甚可畏也故呼王臣而告以念祖欲其知興亡之機顯然在目所以承上章之緝熙而起下章以修德也王之璽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

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維服于周矣

膚皤裸音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裸將常服音黼音

尋音王之璽音臣無念爾祖賦也諸侯之大

日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也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尋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璽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璽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身



公章。蓋臣忠君愛國得無為王念尔祖乎。事修在己之德。武王友王之敬。自然念茲在茲。永言合乎天理。遠乎聲靈。緝熙之地而盛大之福。自我而求。不越此配命而得。若使一有恃心。則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即如殷有天下。未幾師衆。先其德克。當失心以配上。帝子孫何為達。至於此。其在今日。即宜憂於殷。增修其德。不然。天之命豈可常保。而能明惕然知惧乎。

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事修一段工夫。在月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修德只在敬上做工夫。永言配命。修德無有閒斷。天付之為命。人受之為德。是一理耳。○每章命字俱以福祚言。此独以天理言。○求福只在配命中。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修德便是配命。金祖是際既言修德。而又言配命者。意總重在永言。欲其常自省察也。○克配如湯之樹昭大德。未用之克終允德。盤庚之撫綏四方。武丁之嘉靖殷邦。皆是。○不易與靡常相應。生意。○天命既不易。保是必鑒于有殷。無使我周之命。遏絕于尔躬。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糾糾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念爾祖事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

殷之未喪去聲。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命

不易去聲。○賦也。事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

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

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

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

衆則失國。○命之不易。無違爾躬。叶姑反 宣昭此之謂也。

而于是布其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存亡于天而省其改以自警戒然上天之事無所無矣無從窺見測度也惟亦祖文王與天同德敬止所胎即天載所在也以之為儀刑則萬邦之人心悅誠服皆起而相信而天之威命亦不可易矣本支百世其信然乎

義問即二章所謂令聞也宜而昭之欲其如文王之不已焉正修德永命使人可信處有虞殷自天語意運下不屬殷殷上說上天二句乃是另起一頭轉到法文王意遂遂以上天之事為興亡之事也無若其正天之無心成化處非謂其渺茫准度而已儀刑文王二句歸結上文勤懇叮嚀之意儀刑文王非徒模擬其外而已其想頂誠見其自猶休行寔在亦步亦趨必李其緝熙極其然後謂之儀刑也能儀刑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法文即是法天人心便是天命本無二致首章說文王即天此章說法文王所以法天總是文王與天為一但愈見之而愈長耳

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鈇

叶初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賦也尤反遍絕宣布昭明義

善也問開通有又通虞殷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燕民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

所作味其辭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
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
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
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
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
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
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
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
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
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
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
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
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
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
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
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
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於

天明全旨。通章以明明赫赫壓制維王而以會朝清明與明明相呼應。見天心眷注在天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文之昭事上帝武之上帝臨茲正與赫赫之命相貫通處。三章述文王所由生以小心句爲圭重一敬字四章至末述武王所由生以燧伐句爲圭重一和字總見文武一道父子一心非於文詳言德而於武詳言命也。實章。此亦周公戒成王而曰天與人自爲感通而德與命還相響應。惟有明明之德在於下斯有赫赫之命在於上。是上而天心有德則留無德則去固難諶斯下而君能撫民則后虐民則仇亦甚不易試觀紂居天位儼然爲殷適嗣乃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遂無赫赫之命也。

明明在下人克明配天也赫赫在上天有赫鑒人也念念悉明在在普明時時常明是曰明明命之分數如其德之分數赫赫與明明應見天人相與之機若無此德即無此命矣。難諶非不可知只是美留不常不可倚以爲信不易即在難忱處見。惟字煞有關係王者威命靈爽行于天下者大使不善居之其受禍亦独慘。○曰天位見非滯衛侯服無以握天下之柄曰殷適見非支庶人繼無以厭天下之心。○使字說出威靈見天有權而人主不得專其權則難忱不易可知矣。

三章。○若我周以德受命其基始於文王而文王之生非偶然也惟彼肇國之文仲氏而任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求嫁于周而曰婚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巳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寔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音斯不易

去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四方明也

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

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

使之不得挾四方。○擊音仲氏任音王自彼殷

于東以作配我王蓋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一惟德之是行而相助
合和氣發祥大任因而有身以生此文王蓋聖父聖母所從來者遠
矣

祖己仲虺後也七世孫成徙國于紂之平壤有聖母在河南汝
寧而東○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就父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
言之曰嬪由礼疏云嬪婦入之美稱可省敬也○維德之行言凡
所行皆本于德也泰庶有謀能斷守正而和昭昭無微勤施無
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已出四隣服焉
六任端一誠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
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字為周宗君子謂大任為
能胎教○此章只重生此文王一句掣仲虺句作一氣讀述所從
生見鍾毓之有自

三帝○維此文王生有盛德小心內斂翼翼然恭慎以明事上帝
誠之運與天周旋遂能懷來多福惟其德不回邪則謂曰眾子以
受此四方之國焉所謂命之赫赫者蓋肇王基于此矣

文王心中萬理咸備心量何等大而收斂之細若見其小非畏
懼之謂也翼翼兢兢是緝熙敬止亦保亦臨大休如此不著工夫既
小心翼翼則平時泰夫則以周旋無念不與之相照合員便是事
像多福是得大也厥德肆修敬以直內史無回邪故能受此方國
是得大也總跟敬字說來見其德之至盛受方國由上帝之命即

商來嫁于周曰嬪音于京叶居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叶戶大音任有身叶戶反生此文王賦

聖國名仲中女也任聖國姓也殷商之諸
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蓋言以釋

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周嬪于虞也
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

而追本其從來者如此○維此文王小心
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叶越逼反○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
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

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天監在下有命
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既集叶昨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多福中事天亦不得畫分兩截○此正言文王之德

四章○我周之業成于武王而武王生又豈偶然哉彼天之監照

寔在于下其有大命既集于周故于文王初年天即為作之配合在

于治水之北渭水之涯已鍾靈淑友迨交王嘉初行而大邦有子

以應其來所謂君子好逑者在是矣夫豈人力所能為哉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有命既集之命即代

商有天下之命言天於定聖配時便注意生子為受命之主蓋由

累世克當天心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合由天作最重兩在

字却輕然亦見天意有在生以天意毓以地靈非偶然而已○周

礼太宗伯以嘉礼親萬民

五章○大邦之有子也其幽閑貞靜之德譬則天為之兄而彼為之

妹焉用是婚礼將成故我文王始則以納幣之文定其祥終則以

親迎之礼至于渭水但見幣禮間豈造舟為梁以通往來而聖以配

聖會礼用成豈天顯其有光乎

天妹尊美之詞天之德純一太烈之德亦純一若與天相為伯仲

者然○文定二句兼婚礼始終言造舟此舟為橋也自周華莘相

隔一水故造舟以通往來○不顯其光就此盛德成此嘉礼自

此發祥無窮上說

渭之渙

音土叶羽已反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叶將里反○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治水名本在今同

州邵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

水亦逕此入河也嘉昏礼也大邦華國也子

大妣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

本而言天之監照寔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

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懸定其配所以喻陽

渭渙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大邦有子

反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覲譬也韓詩作譬說文云覲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

譬喻物曰譬作然也文礼祥吉也言十得吉

而以納幣之礼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

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

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

天章。有命自天既命此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而克續太任之友事者則維華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天乃篤之使生武王而保爰佑助養命于爾以順天和人燠我彼大南焉所謂赫赫之命蓋自此而受已

有命自天就命文王一身言與上有命既集就周二代說者不同言周又言京者周為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不重形勝以文王在此故天于此命之耳。古華國在同州郃陽縣。有太任復有大姒故謂之纘言女德相濟美也有聖爰復有聖母故謂之懿言君德由天縱也扶持安全曰保啓思義行曰佑作之君師曰命。殷訓和取和光之象昭章首明字及純熙用介以綏萬邦意看方得其解佑命句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三章只完得燠我大商一句

宅章。我武奉天命以伐商也但見殷商之兵聚其會聚如林木之盛以拒武王彼此皆陳于牧野則維予師同心同德有興起之勢乃相與勉武王曰商命已絕周德方興上帝實臨臨交尚其基行天討件以眾寡之故而貳爾心也蓋武王之疑而贊其決如此

然時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失于牧野兼周之師說與自人心言即三三一心之意上帝臨交跟不命既集來言天眷周德而命

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續文維華

長上聲子維行叶万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燠

伐大南賦也續繼也華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

武王也右助燠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華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命之助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

叶音上聲帝臨交音無貳爾心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

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

已在矣。誠心如顧名義。蓋憂寡皆是。此詩人設爲前衆之詞。非實有是。房卽天命以決人心。非卽人心以決天意。

六韜○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驪駒則彭彭而
強盛此予侯興之師也曹裒太師而號尚父者時惟奮勇如鷹之揚
以佐助我武王爲順天應人之幸于是縱其師衆以伐大商但一會
戰之就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除之天下遂以清明
焉武王惟繼文德而紹武功故能受天命以挾四方如此可見必有
明則之德方承赫赫之命天難誣王不易其無忘文武焉可矣

上章是陳兵時事此車是交兵時事○牧野洋洋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車煌煌駟駟彭彭既堅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周人尚赤莪車乘駟○師衆之盛將師之賢要都在人心上看出只閒閒敘伐商景象如此曠軍到武王肆伐上○鷹揚愛見義氣奮激直欲夷人難以快人心不必是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非武王縱之燎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去刺之汚濁氣象便是清明故云會朝○篇首明明德之明也篇末清明治定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

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
 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
 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士
 帝臨女妲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瞽其
 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
 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牧野
 紂檀車煌煌馬駟音彭彭音鋪彭音郎反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音某
 郎反○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
 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彭彭強盛
 貌師尚父大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凡
 作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且也○此意
 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師之賢伐商以除穢濁
 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義

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
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
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
妣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
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
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
為兩君相見之
樂說見上篇

縣縣瓜瓞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音京公

賈父音陶復音陶穴叶戶未有室比也

不絕瓞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
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
上地也沮漆二水名在圃地古公號也賈父
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甕甕也

縣全句。全詩提起縣縣一句從此次第登聲說下而于大王獨詳
見文王受命所由也縣生與初生應以縣瓜瓞之比次章略照內助
未章推功四有但是開創大關繫。人主惟命創造之艱庶幾不墮
生業故周公戒王自祖宗微顯推到後日興王以見其統緒之長
昭謀之遠微成王深恩而永保其成業也

賈章。此亦周公戒成王曰暴大者不祥而積厚者光遠彼縣縣然
蔓引者其末為瓜而其近本初生則瓞而已蓋物之先小後大固自
如是哉周人厥初生聚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而交之時猶為陶復
子地上陶穴于地下界土以處初未有室室之盛而國甚小弱焉

首句言瓜之大始于瓞比周之盛始于微意却重在先小上說。
縣縣有深根固蒂之意包公許多盤根錯節春華秋實景象在內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周民之始生也不審失官公劉再遷公劉
之再生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自土沮漆是大王前
事對寫戎狄時說。界土于地上曰復墜地曰穴其狀皆如陶然
故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兼君民言。此章古公自公劉推及之
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下文始正言古公之事

三章。古公實父方其在邠也，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沿水，迤至岐山之下，于是與其妃姜女同來，相視，字居焉。蓋不得已而避難，以圖存如此。

來朝走馬，要見大王，保國家民意。○率西水，許二句，最重以下五章皆遷岐中事。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土似非婦人所宜，而大王與姜女共起艱，社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莫將省字，輕看省字，是大概說。後章是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不專就己之室家言。○此與下章重大王草昧之艱難，上初遷略地上，皆都無荷且意不重。

三章。其首字也，但見周原之地，無腴然肥美，其所以生養離棄之，皆亦甘如飴，即土性可古風氣，于是古公始與邠人從已者，謀居之。

復重窳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失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汭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窳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古公實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許音至，叶後反岐下，五反姜及姜女，聿來胥宇，韻也也走馬避狄難也。潛水厓也。漆汭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字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責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帶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而。

以決可否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于是又契我龜灼而十之以決猶象
焉人神既協古公乃告其民曰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又何疑焉

此承上晉字來○華有二種而則所云華宜粉榆乃華之美者非
如註所云烏頭也此章華與葵並言亦必非疏之嘉者館訓陽米

漿所煎即今軟糖也舌而亦美細見地土之肥能養物性則風氣
華而可都也○三爻字具見恆重周詳無輕率苟且之意○日止

句兼承土地美好人神會同說來非單說築室

兩章○國都既定我古公于此從遷之民廼慰焉以撫其勞廼止焉
以定其所乃左焉以居周原之東乃右焉以列周原之西則民居各
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且廼疆焉以畫大界廼理焉以別條理廼直焉
散居于田以便事廼飲焉一畝三畝以為法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
耕治矣蓋自西水汭而徂東岐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為民
早計也

凡言廼者繼事之辭○廼慰二句是居民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
廼疆二句是授田見舊業雖移丘甸如故執事執安養之事也目
西二句總上推開說見民事無一之不經理不止慰止等事也○
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又次及宮室門社則經綸之次
第也

宮室○民事既定營建乃興量地度居有司空職也乃召之而制其
廣狹致眾令徒司徒職也乃召之而使掌教教俾立室家以定營建

寺至豐王廟今

周原膺膺音武華音謹茶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謀

爰契音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

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華
鳥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飴餚也契所以然火
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煇是也或曰以刀
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
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已
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
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廼慰廼止廼左
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廼右叶羽廼疆廼理廼直廼飲叶滿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賦也慰安止居也

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宜布散而居也或曰導
其溝渰也故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

寺至豐王廟今

之規模焉然管作必先宗廟故度其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束其築服服滿築訖則升下于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然而嚴正焉所以表先聖而崇孝敬也

乃召三句統營作之事言其繩以下方主作廟說○俾立室家對

上未有室家而言凡宗廟堂寢門社皆在其中○其繩則直是正

位處司室掌之縮版以載是築墻垣司徒掌之古人遷國必載主

以行作廟固所設也○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中間一

區為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肅藏之屬皆在焉後

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

廟右則社稷焉○翼然前堂後寢左昭右穆規制嚴肅也

天章○宗廟既成遂營宮室凡宮室皆以垣墻為先于是櫺櫓之

干鼙謂之撝撝之者噉噉然眾多既得土送之墻上墻上之人受

取而投之版中謂之度投之急疾其聲鼙然土在版則鼙然之聲

相應則登登然墻成脫版則其聲以就乎直其堅則馮馮然但見

百堵皆同時而起而鼙鼓之聲乃弗勝趨事之人蓋作宮室而人心

樂勸如此

此本土縮版以載而言見非特作廟為然凡治宮室皆先垣墻故

此章蓋從築墻說起○噉噉盛土之人眾也鼙然投土之志眾也○周禮鼓人云以鼙鼓鼓役事畢者緩也以役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今民自勸功鼙鼓聲節之不止鼙鼓句只就撝度樂前時見

許而徂東也周徧○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叶古其繩則直縮音版以載叶節反作

廟翼賦也司室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

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

相承也言以紫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

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撝音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

之噉噉音仍度入之鼙鼙之登登音鼙鼙馮馮

音百堵皆鼙音鼙鼓弗勝賦也撝盛土於器也噉噉眾也度投

土於版也鼙鼙眾聲也登登相應聲也鼙鼙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壁聲五版為堵與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鼙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